

新文学选集第二辑

张天翼选集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
开明出版社出版

新文学选集

张天翼选集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天翼选集/张天翼著.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16.9

(新文学选集. 第二辑)

ISBN 978-7-5131-2838-4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8619 号

责任编辑: 卓玥 董晓君

书 名: 张天翼选集

出版人: 陈滨滨

著 者: 张天翼

编辑者: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茅 盾

出 版: 开明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青政大厦 6 层)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8 * 21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6.00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 (010)88817647



作者像

序

——這也就找到了的資料（不算長篇中篇），參考了當時讀者所反映的意見，編選而成。一面編選，一面臉上熱一陣冷一陣，真是不好過。要不是勉強用一種歷史觀點來做這件工作，是做不下来的。

——因此這小冊子做如說現在還有什麼作用的話，即主要的是提供了一些史料：回顧一下那時的讀者（大部分或全部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關心的是什麼，口味怎樣。也看看這雜文藝作者在怎樣的客觀和主觀條件限制之下，反映了一些怎樣的現實，並怎樣處理的：他在國民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新文学选集”，文化部部长茅盾任编委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新文学选集”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共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也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

“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

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五人“因病致死”；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七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和瞿秋白是“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

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①“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②。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③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我党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④。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

①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② 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

③ 胡耀邦：1981年4月11日在沈雁冰追悼会上的致词。

④ 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

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和《瞿秋白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套丛书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文学”定位。《编辑凡例》中说：“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做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挡在“新文学”的门槛之外了，在今天看来不免“太偏”，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欢乐的节日”里，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编辑凡例》还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未能出全。“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

只出了 11 种,《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瞿秋白曾经是中共的“领袖”,按当时的归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中央批准。再加上瞿秋白对“新文学”评价太低,他个别文艺论文中的见解与“左翼”话语相抵牾,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好延后。健在作家的选集也只出了 11 种,《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他在 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 1950 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作品的底稿和印本”的“散失”,并不是理由;“惶恐”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这才是“延搁”的主因。出版的这 22 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二册,其余 20 位作家都只有一册,规格和分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

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①，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鉴于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本社依开明版重印，并保留原有的风格，以飨读者。

开明出版社

^①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7日第1版。

编辑凡例

一、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作一个历史的分析，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旧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这两大类。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

二、现在这套丛书就打算依据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以便青年读者得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新文学发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识。本来这样的选集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时代先后，成一总集，又是个别作家各自成一选集；这两个方式互有短长，现在所采取的，是后一方式。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须要加以说明。第一，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换言之，亦即企图藉本丛书之助而使读者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

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因此，我们的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这一个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然而大体上是有这么一个范围，并且也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作了分工。第二，适合于上述范围的作家与作品，当然也不止于本丛书现在的第一、二两辑所包罗的，我们的企图是，继此以后，陆续再出第三、四……等辑，而使本丛书的代表性更近于全面。

三、本丛书第一、二两辑共包罗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为作家本人自选的，也有本丛书编委会约请专人代选的，如已故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来，文艺界的烈士也不止于本丛书所包罗的那几位，但遗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现在就先选辑了这几位，将来再当增补。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自序

这是就找到了的资料（不算长篇中篇），参考了当时读者所反映的意见，编选而成。一面编选，一面脸上热一阵，冷一阵，真是不好过。要不是勉强用一种历史观点来做这件工作，是做不下来的。

因此这小册子假如说现在还有点什么作用的话，那主要的是提供了一点史料：回顾一下那时候的读者（大部分或全部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关心的是些什么，口味怎样。也看看这号文艺工作者在怎样的客观和主观条件限制之下，反映了一些怎样的现实，并怎样处理的：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种种压制下面，有没有尽可能发挥他的作用到最大限度？他自以为是站在劳动大众立场，并为他们而写，究竟他做到了没有，做到了多少？他的没有做到或做得远不够，或自命做到而实际没有做到，这除开怪那时的政治环境而外，就没有一点主观方面的原因了么？诸如此类。

过去的算是略为做一个交代。以后——从头学起。

一九五〇年七月于北京。

目 次

出版说明 / 1

编辑凡例 / 7

自序 / 9

报复 / 1

路 / 20

仇恨 / 33

包氏父子 / 57

儿女们 / 102

贝胡子 / 148

夏夜梦 / 161

菩萨的威力 / 188

华威先生 / 206

“新生” / 215

报 复

“黄先生，卜小姐打电话过来了。”

“她怎么说？”这位黄先生的声音有点急促。

“她叫您到公园去，她等着您哩！”伙计说着，隐隐地在装鬼脸。

“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

“电话是公园里打来的么？”

“是的。”

本在解着夹大氅的扣子的，他又将它们扣上了。

“可要开房门？”那伙计随手在墙上拿下一把钥匙，十几把钥匙挂在壁上，崭齐地，像一排步兵。

稍为踌躇了一下之后：“不用开了。”

他又下了楼，走出这饭店。走得像蜗牛那么慢，头低着，像在想什么。想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似乎有许多思想，

在跑着叫着，在搅乱他的心绪。但同时又觉得是，什么也不曾想，他心空洞着。

出门向东，出了西河沿东口到大街上，忽然发现了到哪里去的问题。他的所以要出来，是一个简单透了的原因：饭店里无聊。可是没有想到要向哪方走。中央公园，自然不去的，好像因为是她约他，去了似乎是示弱。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这可不是他所能理解的东西了。

路上稍为刮一点风，不大，可是将灰土腾起来的力量还是有的。在北平，即使像前门外那么光滑的柏油路，也不能不说它就没有土，只要汽车牛般叫着过去，屁股后便是一条扬起来的灰，像是在腾云。所以如今虽在掌平的柏油路上刮着小得古怪的风，也是叫人难受。他拿出手绢来挡着鼻子和嘴，手绢上是有紫色花纹的。望南走，又向西转弯。他自己不曾意识到他是在走路，他的神经被回忆弄得很紧张的了。

他想到她，所谓卜小姐。

拿一根线，将往事，将最近的结果穿了起来，是一出滑稽透了的剧，剧里小卜是扮演着一个糊涂的主角。——“小卜”，不是他和赵对她用的第三人称么。

“赵，小卜，多可笑！”

最可笑的却是赵，他简直从来没有瞧见过女人，去年到此地来，特为小卜而来的来，同来的是赵。他和她的狂热，和她的性的行为，瞧见的是赵。女人在狂热里，是有“英雄”似的“大无畏精神”的，所以她即使在第一次认识的赵面前，她也敢旁若无人地坐在他腿上，亲嘴，摸索，虽然据说她是对任何